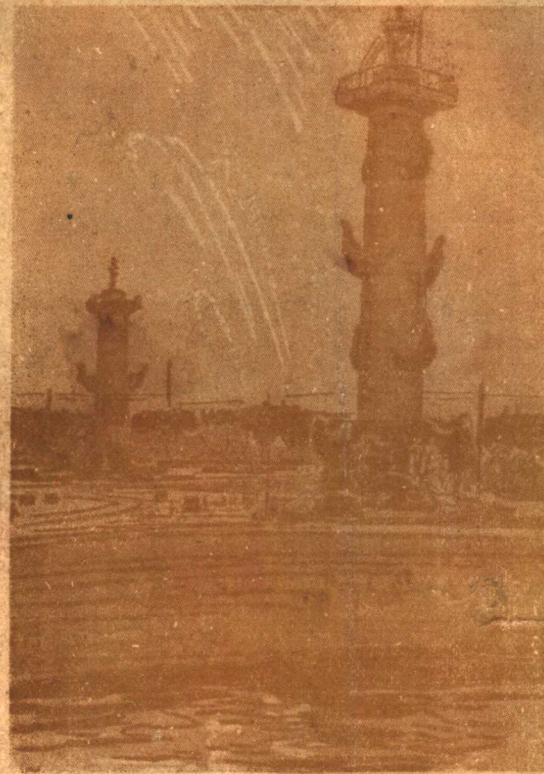


馬森娜著 付克譯



生命之歌

時代出版社

馬久森娜著・付 克譯

生命之歌



日本時代出版社

О. Матюшина

Песнь о Жизни

Перевод Фу К

Пекин

ପ୍ରକାଶକ

Шанхай

本畫根據原文版本： «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», 2-ое изд., 1947.



1951年3月初版
(京) (6,000 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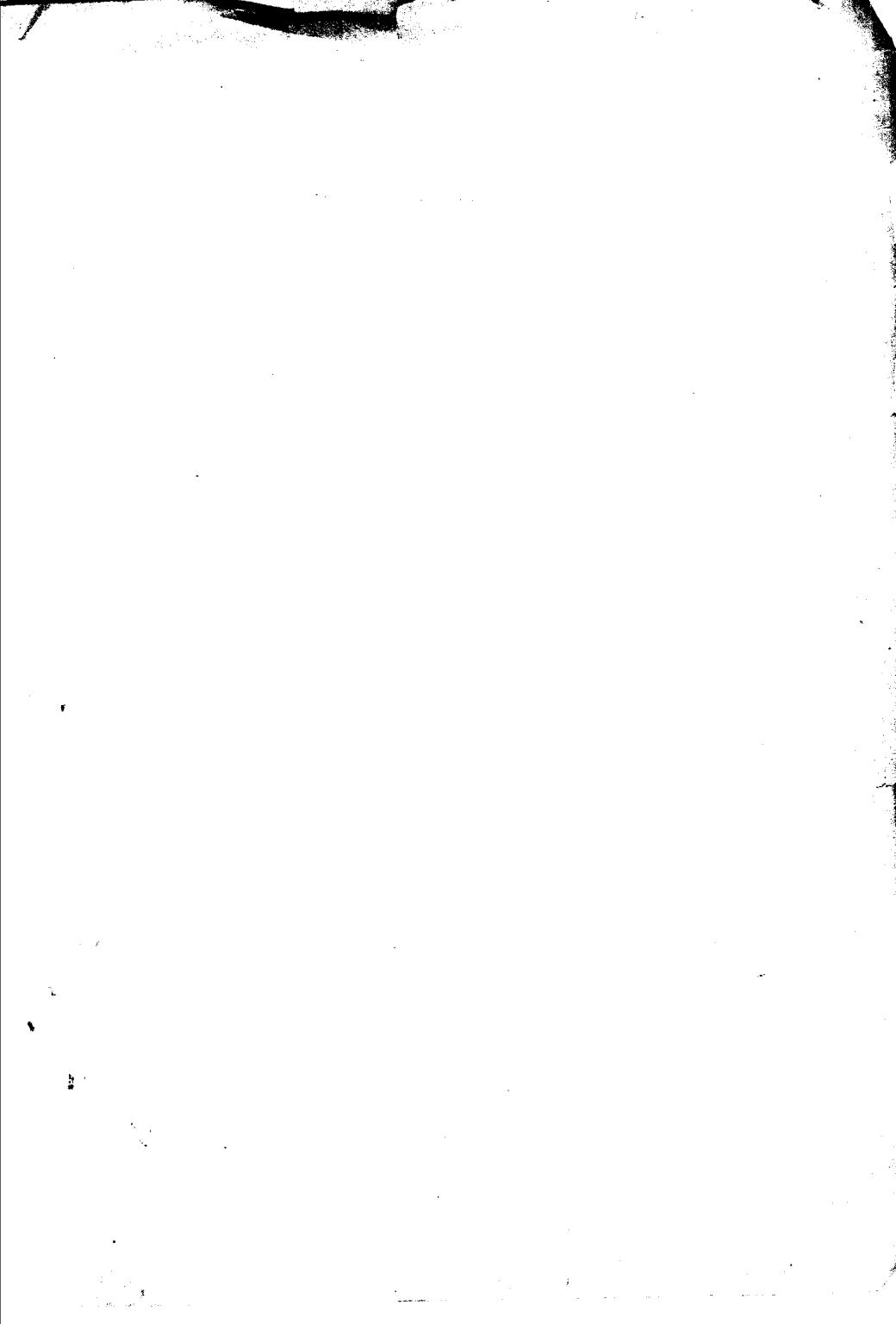
著作者 馬久森娜
翻譯者 付克
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
上海分社：上海(11)南京東路三七號
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
電 話：九一四二四三
電 報 挂 號：二〇〇一
(EPOCHPUBCO)



生命之歌
定價 14,400 元

目 次

第一 部	三
第二 部	三
第三 部	三
第四 部	三
译者的話	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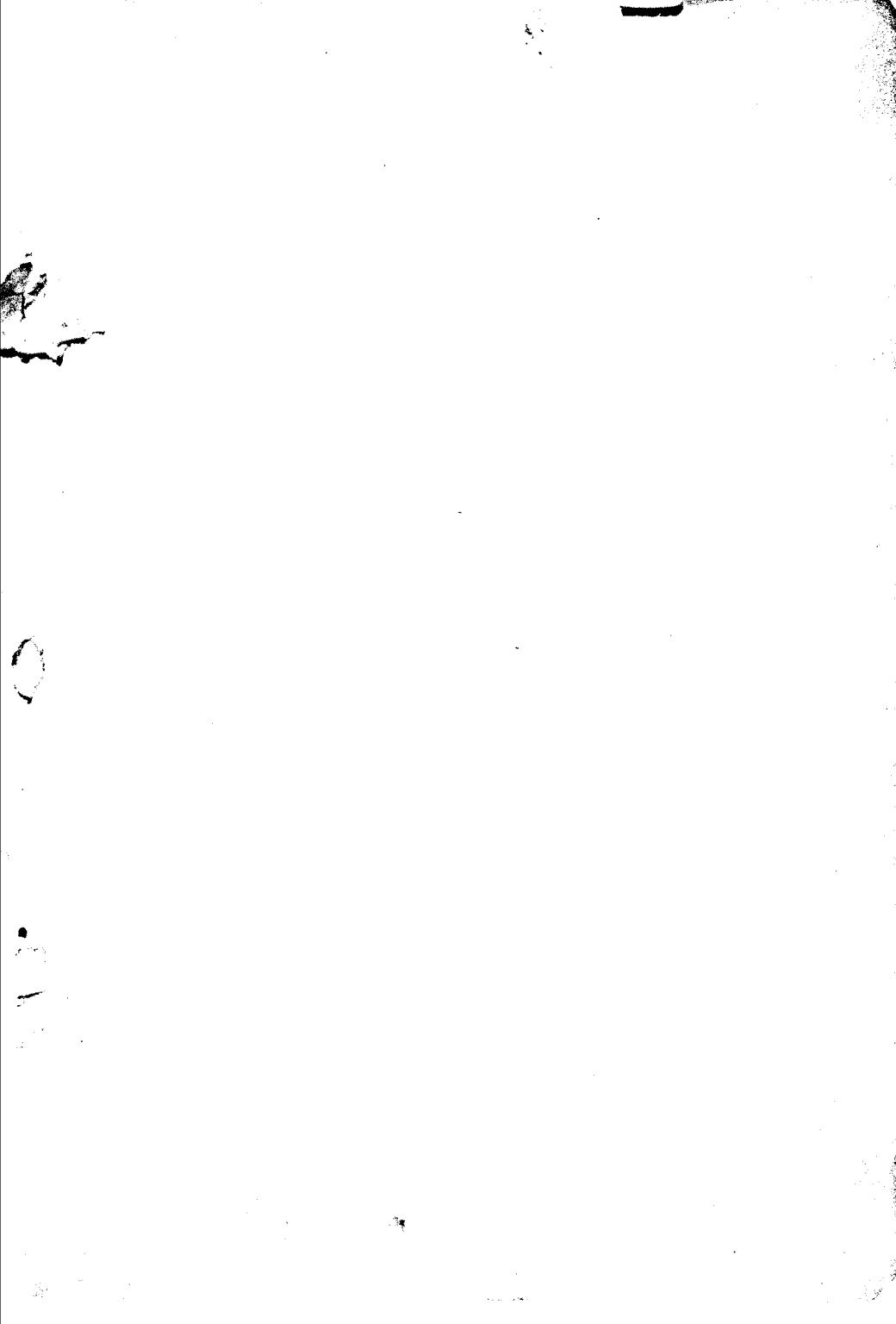


4

第一部



5725



往拉赫達的道路上，新村的海岸上，到處是人。沿着公路兩旁人排得像牆垣一樣。臉上露出興奮的過節的樣子。偶而有幾個悲哀地緊閉着嘴唇。大家都在緊張地望着。

載重汽車像滾滾洪流一路駛來。車上是肩靠肩的紅軍戰士。接着是偽裝了冬季顏色的坦克、輜重車。前面喊起了『烏拉』，大家都轉過頭來。從轉彎的地方，莊嚴的出現了披着白色砲衣，砲口向上的重砲。砲身上結着翠綠的花綵，松樹的綠枝用顏色帶子綁繫着。人們在它們身上了解并感覺到威力與和平的象徵。

『烏拉！』

軍樂隊演奏起來。

『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！』人羣和着拍子唱起來。

和平了！同白芬的戰爭結束了。戰勝者回到列寧格勒了。

大砲、載重汽車、輜重車、冒煙的伙食車、醫療車……，它們似乎沒有盡頭地走着。大砲一批一批過去。它們已經登上了斯特洛甘諾夫大橋。孩子們飛奔着，人們擁擠着。春天的太陽歡迎着戰勝者，陽光射到白色的砲衣上，在鮮紅的迎風飄舞的帶子上照耀着，在冰柱上照成虹霓，在涅瓦河的冰上閃光。

來歡迎戰勝者的列寧格勒人愈來愈多了。

『奧麗加·康斯坦汀諾芙娜！你好！你不認識了嗎？！』

『瑪露霞·羅格仁娜！看你長的多大，變的更漂亮啦！』

姑娘微笑了一下，兩頰泛起了紅潤。

『我過去你那兒，依拉說你在莫斯科。真的，我們三年多沒有見面了！』

『是的，瑪露霞，三年多了……我在農業展覽會作了兩年的繪畫工作。在這期間和所有的熟人都隔絕了。你在哪兒住呢？』

『離這兒很近。我在製服工廠工作，在整個戰爭期間，過的都是軍營式的生活。現在

我同姑娘們跑來迎接……』

『我也是來迎接的。和平來的多麼突然！』

『不要說了吧，甚至令人難以相信。傍晚走到街上——到處燈火輝煌，窗子也不遮掩了。』

『我也把自己窗上的被單和紙撕下來。你知道，似乎空氣也變得不同了，自由的空氣。不要躲避了。』

當我一瞧見載重汽車之間有了空隙，就越過街道跑到對面去。我喊道：

『瑪露霞，這兒來吧！』

我困難地通過擠在轉角上的人羣。轉到自己住的街上，慢慢地走着。

工廠和工場下工了。工人們沿街跑來，大家都奔向基洛夫大街。

一處處的水窪結上一層薄冰。兩個五六歲的孩子跑着跳到冰上。

『一，二，三！』

冰擦的一聲破裂了。泥濘四下裏飛濺開去，孩子們擦擦臉又跳起來。

『你們幹什麼？瞧，混身都弄濕了。媽媽要打呢。』

一個小孩停了一下，想了想，隨口喊道：

『不！今天是勝利日！媽媽散步去了，奶奶也去了。』

又跳到水窪上去。

這就是我的家了。木料的兩層樓房，篩格式的圍牆，古舊的大門。周圍就是佔着整個一條街的大花園，一進門花壇一直伸延到大門。再向前是菜畦。這裏每個居民都有自己一塊小小的土地。我在那塊土地上種了些花。

我關上了旁門，走近花壇。雪幾乎全部融化了。大黃大概就要出芽了。這是一種奇異的植物！在黑黝黝的土地上，它的幼芽像火一般地閃光。小圓帽頭像水紅玉石。大黃總是以它那生長的力量，戰勝春寒的本事使我感動。雪剛開始融化，紅色的小頭頂便已經從土地裏攢出來——儼然像箭頭似的射向空中。

花園對面是一扇鐵門，鐵門外便是隣街。鐵門左面，是幢兩層的石頭樓房。這是作家和畫家的宿舍。從前，被叢密的葉樹園所連結起來的我的房屋和宿舍是一個庭園。許多非常有趣的大人物在這裏住過和創作過。他們完成了多少畫幅和藝術作品，他們寫成了多少書啊！

我家有個非常小巧的兩層台階的門台，春天，因為潮濕，台階昇高，那時開門非常困難。門台上的簷蓋是陡的，——下雨時候，水流從上面傾瀉下來。在台階的一邊是棵大櫟樹，櫟樹下有一張舒適的長椅，台階的另一邊是棵古老而高大的白楊。白楊的樹幹緊靠我們的窗戶。我們砍掉側枝——許多影子落在花上，因此，繁茂的、碧綠的樹頂，便高高地昇到了屋子的頂上。這是鳥兒喜歡的地方，早晨晚上它們都在這裏唱歌！

我沿着陡直的樓梯上樓去，進了廚房。涅洛特別令人撫愛，使我不願走開靠在門上了。

『走開！』林年喊。

小狗兒總是不加抗辯地忍受了男人的叱罵，牠馬上攢到長沙發下面去，躺在那裏，用尾巴拍着地板。

擦上香水的林年，身着新的華麗的衣服，穿上大衣。

『你打扮起來去那兒？』

『應當去慶祝和平。整個戰爭都是在汽車廠裏度過的。』

『去走走吧，今天大街上非常熱鬧。』

『夜安。還有！忘記告訴你：依拉來過電話，她到電影院去了。請你不要等她。』

|林年還沒有出去，|涅洛就已進了廚房。牠又來同我頑皮，差一點推掉了我手裏的茶

杯。頑皮得夠了，牠就躺在地板的中央。在小小的廚房裏，一切東西都有自己的位置。

古老的鐘——掛鐘——平穩地嘀嗒嘀嗒地響着。它的繪着薔薇花的磁的字盤快活地閃着金光。鏡子、中國式的碟子同牆壁十分對襯。小巧的鐵腳爐很快地燃燒起來，烘烤着美味的餡餅。銅茶壺，我們稱它為『小鴿子』，長久地保存着開水。

涅洛捲起尾巴叫起來。

『踩着尾巴了吧？你自己的不是，為什麼躺在路上？喂，不要生氣，不要生氣，到這兒來。』

小狗伸出兩爪來表示和解了。褐色的大圓眼睛裏淚水還沒有乾，眼的深處已射出頑皮的閃光了。涅洛還不到一歲，可是頭已能伸到桌子上去。爪子肥肥的，皮毛黑油油泛着亮光。從頭到尾一片烏黑。耳朵細長，眼睛機靈狡猾。依拉稱牠為『斑馬』，『赤毛兒』。

依拉是我的姪女，她去年秋天在高等學校畢了業。交了畢業論文，便到自己父母那

兒去消閒了。父母住在遼遠的烏拉爾。父親是位熱情的獵人，喜愛狗。他們有隻大牧羊犬——尹里達。涅洛是牠的親生兒。依拉把牠帶到這兒兩天了。路上她爲這狗受累不小。牠小小的，完全是個方方的，樣子就像個毛手套。牠總是狺狺地叫——叫牠的母親。依拉來後便把牠獨自一個鎖在家裏，自己上工廠去。依拉是個青年工程師。廠裏工作很多，這樣便耽下來了。涅洛獨個兒孤零零的過了一整天。牠想人們把牠扔掉了。當依拉開門的時候，牠向她撲過來。在牠的眼睛裏充滿了這樣多的真正的悲哀。牠在依拉面前顯得如此渺小可憐，無依無靠。從這天起，依拉便深深地喜愛牠了。我從莫斯科回來後，家裏總只有我和涅洛兩個。牠以牠的惡作劇戲弄着人，有時惹人討厭，但是又叫人不能不喜歡牠。

我們一所不大的住宅是由三個房間所組成。我同我的丈夫——藝術學院的教授——在這住宅裏住了多年。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把我們的住宅稱爲『別墅』。安靜的大街，周圍是座花園。這一切很少使人想起城市來。靠近廚房是個過廳。這裏有我們的食堂。食堂的一門通我的房間，另一門可到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的畫室，這是個寬大而明朗的房間，窗子向南，四面牆壁都裝置着書架，牆角上放着畫架，旁邊是鋼琴，上邊放着兩把提琴，一把是意大利式，另一把是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自己用白樺木製的——聲音

非常美妙。窗前有寫字台，有木頭的雕刻，到處是圖畫。

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不僅是個畫家，並且是個音樂家。他有許多作品。他的時間用在各方面都是夠的。這種安排更刺激我緊張而愉快地去工作。藝術學院的課程，幾乎佔去他整天的時間。但他總能找到時間，每天練習提琴。他說，音樂能幫助人更好地理解繪畫，而繪畫幫助人理解音樂。

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善於交際。晚上我們家裏經常聚會着作家、畫家、音樂家。青年們愛戴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。他把力量和知識都供獻給了青年們。他不僅在藝術學院，而且在家裏、在野外給學生們上課。他領着學生們在城裏遊玩，告訴他們關於列寧格勒的故事，關於它的卓越的建築術、音樂、讀書、討論出版書籍……這是些美好的年頭啊！但是突然……他一場重病死了。

漫長的、孤單悲哀的年月開始了……住宅已經不是那種樣子了。而且，房屋的居住者也換了另外的人。在食堂內住着林年。大家都以為他是我的姪子。然而他到我們家來却是偶然的。在學校裏他同依拉一起學習。他帶了依拉父母的一封信來到這裏。他沒有地方住，這樣我便留他在家裏住了。他是個靦腆而安靜的人，有一雙和善而明亮的眼睛（稍為有

些斜視）。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很喜歡林年。

『讓他住在我們家裏吧，』他說：『看一看，高等學校取不取……』

林年住下了。他經常是小心謹慎的。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的死帶來了極大的痛苦。共同的悲哀使我們接近了。他對於我來說就像親生兒子一樣的貴重。而深厚的友情把他和依拉也聯結在一起了。

在我的房間裏現在住着依拉，而我便遷到了畫室。依拉中學畢業後，便到我們這兒來進醫學院。我看見她的時候完全是個小孩子。在火車站我怕不認識她，可是她自己跑到我跟前來了，根據像片我認出她來。那時依拉十七歲。看來她完全像個小姑娘。她玲瓏瘦俏，兩道彎彎的柔眉，睫毛黑油油的。圓溜溜的謹慎的眼睛，瞧看時顯出一點易怒的樣子。短短的栗色的頭髮，美麗地附嵌在紅潤優靜的臉龐上。小小的嘴，優美如畫的頸項。她穿戴簡樸：深藍的短衣開着領，上面有個黑色的大蝶結，青色的裙子、襪子。兩隻小巧的腳穿着輕巧的軟底鞋。

大城市感動了依拉。她成天成天地走、看。

晚上，米海依爾·瓦西里耶維奇的學生聚會到我們家裏來。於是便活躍起來。一位